

真正的和，是心物不分，浑然一元。

和是中庸之道。“喜怒哀乐之未发，谓之中；发而皆中节，谓之和。”和不是一股脑地和和气氛，不是引而不发，而是“发而皆中节”。中节，应当什么就是什么，喜则喜，怒则怒，为所欲为。但这个为所欲为是道之上的所作所为。旧朝代里的一些昏君昏官，连做人的基本道理也不去弄懂，那种为所欲为，是下三烂，是胡作非为。这类行径，新时代里有没有我不敢乱说。

“和者大同于物。”和，已经跨越了标新立异那种阶段，不求神通或通神，而是把心念空掉，忘知守本。一个人到了真正的高境界，就如常守常了。

和，守着天地法则，守大规律。
2012 年冬天，在最冷的时候，我在呼伦贝尔草原上住了 5 天。那里的冷是纯粹的，是实实在在的。晚上气温在零下 40℃ 以下，屋内屋外的温差在 60℃ 以上。人走出屋子，几分钟之后，黑眉毛就变成了两抹白霜。呼伦贝尔草原一年中有两个主色调——草

近日，游览壶口瀑布，果然名不虚传，蔚为大观。

远远望去，壶口瀑布如镶嵌在晋陕之间的利斧，劈开一条深沟，从天上奔来的黄河倾泻而下，巨浪翻滚，顿如志士仁人独立寒秋，面对千山飞崩、悬崖千丈，波涛滚滚、怒掀巨浪，腾云驾雾、策马扬鞭，乘风而去。

这山，似魁梧威严大将军，手握巨型斧头，巍巍屹立，率铁骑雄师，保卫黄河，守卫这一方疆土。

这石，如佛一样沿河两岸静卧，有的密密麻麻如森林，有的层层叠叠如巍巍太行，稍有靠近便觉气氛庄严。放眼望去，既错落有致，又整齐划一；既紧紧相依，又若即若离。走近一看，有的被风侵雨蚀，有的被泥沙裹挟，有的被巨浪雕琢得千疮百孔，但它们依然保持最初的韧性，立于谷底，不焦虑，不自弃，不低头，不弯腰，不怕惊雷，不怕闪电，面对狂风暴雨，方寸不乱，志气不移，心气不迷。

这沙，走过万水千山，走过惊涛骇浪，曾经历过岁月洗礼和打磨，才有了独特的质感和硬度。轻踏其间，柔软光滑，沙沙作响，仔细看，细之又细，软之又软，小之又小，圆之又圆，毫不起眼，但仔细端详，都闪烁着灿烂的光芒。正百思不得其解，蓦然回首忽然醒悟，一定是粗砺的岩石自小铁了心，一路跟着黄河激流勇进，翻山越岭，颠沛流离，出生入死，毫无畏惧，铁骨铮铮，最后才锤炼成这般模样。

这风，如一把扇子，迎面呼啸而来，裹沙挟泥，卷水携雾，所到之处，风生水起，旌旗猎猎，似乎它也如黄沙百战穿金甲的士兵，不破楼兰终不还。

色和雪色。每年晚春时节，往是雪没有融干净的时候，草就青青地长出来了；草一黄，雪又铺天盖地地下来了。冬天的呼伦贝尔银装素裹，天地寂寥，一望再望三望仍无涯。那里没有雪花，雪在半空中就冻成了细小颗粒，这应该是天意，落在地上不易板结，马羊牛可以轻松地蹬开雪找草填饱肚子。

牧户在雪原上是照常放牧的。我这次到了一个牧户家里，方圆几十公里，只有这么一家。大概有三四百只羊、二十多匹马，还有一些牛。我此行最大的收获是知道了草原上的动物们在冬天里是怎样生活的。放牧的时候，马走在最前头，长腿蹬开厚厚的积雪搜吃草尖，马品性高雅，只吃草尖。羊群相跟着来了，甩开小腿脚踢踢腾腾着吃草的中部。打扫战场的是牛，牛倔，但老实，剩下什么吃什么。牛不会蹬雪，没有马羊开雪路，会饿死的。天意，比科学更科学，马羊牛在冬天的草原上，就这么和谐地过日子。我们老祖宗说得真好——和为贵，“致中和，天地位焉，万物育焉”。

这水，如从天上而来。这水，也有血管，也有眼睛，也有喜怒哀乐，时而动如腾龙，时而静若处子，时而清澈，时而浑浊，时而悲喜交集，时而泪雨滂沱。它利万物而不争，跃千沟万壑而不怒，守住气节，顺应天时，所向披靡，泰山压顶不弯腰，百转千回到壶口，俯仰天地，能预见低谷高潮，能屈能伸，能折能弯，能水滴石穿，能惊涛拍岸，气势如虹，势不可当。喔，仿佛这水能腾云驾雾，能翻云覆雨。

这山水，如诗如画，如置身人间仙境，走进这奇妙的千里江山图，山借水势，水借山脉，相依而行，情同手足，唇齿相依，山隐藏了水的势能，水滋长了山的威仪。一路被围困毫无退路的黄河，时而暗流涌动，时而波涛浪急，时而拐弯到了更宽阔的河面，又出奇地静，出奇地缓，似乎平铺直叙，毫无生机。不经意间来到了壶口，黄河突然收紧起来，只剩一个小小的出口，所有的河水挤在一起，前呼后拥，到了一个紧要关口。此刻，我站在壶口瀑布前，眼前雾气升腾，闭上眼睛，屏住呼吸，顿感脊背发凉，脚下一切都是未知数。经历了短暂失忆后，脑海里慢慢有了答案，面临绝境、向死而生才是黄河的气质和出路，冲破枷锁才能迎来新生和光明。此刻，驻足壶口才体会到“波浪式前进”与“螺旋式上升”的具象化诗意与浪漫。也许，双向奔赴才是壶口的磁场所在，才是川流不息的游人排队打卡的密码。

风吹壶口瀑布，仿佛掀开一本五千年的经书。此刻，我的心不由得如壶口瀑布一样阵阵收紧。

翻阅《水经·沔水注》，北魏郦道元的笔墨里，一条陕南河流的独特气韵穿越千年，依旧鲜活如初。“度水出阳平北山，水有二源：一曰清检，出佳陂；一曰浊检，出好陂。”寥寥数语，便将隐匿于秦岭南麓群山间的古度水，从岁月尘封中轻轻唤醒。

古度水，元明方志又记作铎水，便是今日勉县城东三四公里处的旧州河，也叫堰河、沙河。清代方志明确记载，其源出阳平北山百丈坡，自北向南穿谷奔涌，先后流经阳平县故城东、沔阳县故城（今勉县城东旧州村一带）东，最终向西南折入汉江。千百年山河更迭、城邑变迁，曾经的古县治早已废置，只留旧州河静静流淌至今。

魏晋先民追溯河源，清楚记下度水双源的奇景：清检一脉水色澄澈，石底清浅，孕育出肉质鲜美的鳊鱼；浊检一脉裹挟山野沃土与腐殖质，水色浑厚，滋养出肥美灵动的鲟鱼。这段文字不但记录了山水，也留下了先民依水而生的生活印记。

不仅如此，这里还是古代的矿冶重地。勉县地处“勉略宁”矿产金三角，自古铁矿资源富集，秦岭南麓阳平北山一带，更是古代汉中重要的铁矿开采、冶炼区域。据《汉书·地理志》记载，西汉沔阳县（今勉县旧州村）设有铁官，是全国官营冶铁的据点之

清浊分源

○ 海未平

清浊如此不同，但最终合二为一、同赴汉江，这里蕴含着中国古代的辩证哲理，天地万物，从无绝对的非黑即白，亦无极致的纯粹无瑕。

一，推测官营冶铁的主要活动区域，就在古度水一带。古人择地兴业，多依托山水地利。按照古代冶铁生产条件推想，旧州河清浊二源的水文差异，或许刚好适配冶铁多道工序，为先民依山开矿、凭水冶铁提供了便利。

清检一脉水质洁净，后人推测可用来淘洗矿石、冷却铁料，减少矿料杂质，利于锻造兵器与农具。浊检一脉挟带山林腐殖质与细泥沙，水量充沛，可以供给采矿、烧炭、作坊冶炼用水；河谷山林繁茂，又能提供冶铁所需大量薪柴。矿产、水源、林木汇聚于此，大致形成采矿—烧炭—冶炼—锻造的生产链条。

只是千百年下来，山河已经大变模样。

低，唯有迭代；岗位各有分工，价值各有千秋。老师是总称，是所有引路者的荣耀名号；师傅、教师、导师是师道随时代、层级、岗位演变的三种具体形态。一个教技艺，一个授体系，一个启未知。若无最初师傅之变，人间无立身之技；若无继而教师之变，少年无成才之基；若无最终导师之变，时代无创新之阶。师傅之变，让师道扎根烟火；教师之变，让师道普惠众生；导师之变，让师道照亮未来。

个授体系，一个启未知。若无最初师傅之变，人间无立身之技；若无继而教师之变，少年无成才之基；若无最终导师之变，时代无创新之阶。师傅之变，让师道扎根烟火；教师之变，让师道普惠众生；导师之变，让师道照亮未来。

古度水，已经变成了现在的旧州河，也叫堰河、沙河。而当年的清检、浊检早已难以寻觅，当地也鲜有人知晓，河水之源的名称已经变为大狮子河、小狮子河与汪家河。丢失的不仅仅是名字，连河流走向与流域地貌都发生了显著变化。经过千百年土地开垦与围堰灌溉，古度水的自然走向和河道两岸的大地样貌都发生了剧烈变化。文献记载，明代弘治年间始建武堰堰，清代康熙、光绪年间三次重大修葺，现在还尚存沙河东堰、堰惠渠等水利设施。当地还留有乾隆六十年（1795 年）至同治五年（1866 年）的多通石碑，碑文记录了当地百姓因灌溉而引发的水权纠纷，以及最终协商的分水约定。近现代以来，土地大规模平整，水利设施大规模兴建，使得原来的河道被截弯取直、分流改道，古度水原始的水文样貌，已经看不到了。度水与它的清浊两源，彻底留在了古籍的字里行间。

然而，度水“清浊二源”的记载，早已超越简单的水文记录，沉淀为刻在山水间的东方哲思。清浊如此不同，但最终合二为一、同赴汉江，这里蕴含着中国古代的辩证哲理，天地万物，从无绝对的非黑即白，亦无极致的纯粹无瑕。大道至简，和而不同。这也许是古度水的另一份馈赠。

教师节来临之际，回望师道流变，终于懂得：师者的形态一直在变，岗位职能一直在迭代，但“成全他人、照亮前路、传承文明、开拓新知”的师道初心，从未改变。从手把手传艺的匠人师傅，到三尺讲台筑基的人民教师，再到学术深海托举新星的科研导师，他们都在做同一件事——把另一个人，托举到比自己更高的地方。万般流变，皆是师恩；千种姿态，皆为星火。王虹和古斯，窗里窗外，一个在奋笔疾书，一个在默默守望，一个在光里，一个在影里，但他们的目光都收敛到同一个坐标——那个坐标叫“成长”。

墨耘·曾广闲文专栏

师之变（6）

○ 墨耘

教师站在台前照亮学生，完成知识的交付；导师退居幕后托举学生，成全思想的新生。古斯在窗外的静默凝望，道尽了导师的职业底色：成人之美，而非彰显自我；托举创新，而非固守旧规。

纵观师道三变，方知师者从无高

庵留泥塑，水留光阴

○ 李昊

字得以留存——乔仲超。

关于他，留下来的痕迹很少。还是后人在前殿释迦牟尼佛的莲花座上发现一行细小的题记，大意是：佛像由山西来的乔仲超等四位匠人所作。字藏在莲瓣的暗处，不留心几乎看不见。我忽然觉得那一行字有些动人，他把自己藏得那样深，仿佛生怕惊扰了满殿的庄严；可他又把自己放得那样重，耗费数年时光，塑下满殿神佛，终究在佛脚下留下了名字。他大概不会想到，几百年后还有人弯下腰来寻找他。

很多人留下名字，是为了让后人记住自己，他的名字却是埋在佛脚下的，若不是偶然被发现，他大概就和那些没有留下名字的工匠一样，彻底消失在时间里了。可即便没有那行字，这些塑像也替他记着。名字只是线索，真正留下来的东西，是手曾做过的事。

我顺着墙壁看过去，那些手做过的事，此刻正一尊一尊地立在我面前。殿里有地藏菩萨，有药王菩萨，旁边还供着孙思邈和华佗。地藏菩萨微微低着头，手执锡杖；药王菩萨身边，是那些在中国人的记忆里与疾病、生死有关的人物。在这些塑像面前，人很容易想到自己家里那些生过病的、老去的人。

我静默伫立殿中，忽然读懂了几百年前的朱怀塔。

一个做儿子的，陪母亲来到这里。他后来看到这些地藏、药王和神医时，心里究竟想过什么，今天已经没人知道了。只是人到了母亲渐渐老去的时候，总难免希望世上真有一些什么，能够替自己留住她。

再往里走，华盖之下，并立着孔子、释迦牟尼和老子。三尊像一般高矮，一样大小。

后人把这样的格局称作儒释道三教合一。我站在殿里，却忽然觉得，“三教合一”四个字太大了。对于一个面对母亲衰老的儿子来说，也许事情没有那么复杂。他未必想过什么思想的融合、文化的汇通，他只是觉得，倘若真有神明，多一位来护佑她，总是好的。

这些泥塑就这样留了下来，一留就是五百多年。殿外的水涨了又落，落了又涨。当地人又把水陆庵称作“水留庵”，传说从前发大水，附近受了灾，这一小块地方却留了下来。水留住了庵，庵留住了塑像。至于塑像究竟留住了什么，每个人站在这里，大概会看到不同的东西。

晨昏交替、光影流转，它们始终静坐于此，垂目观山河，默然渡人间。五百年前，一个儿子为母亲许下的温柔心愿、倾尽的赤诚心意早已落幕，可这座古庵、这壁泥塑承载的温情与匠心，跨越岁月，至今仍在低声诉说，绵长无尽。